

第十七回 獻赫騰軍樂迎親 李素芳悟禪解脫

詞曰：

仙家曰煉，禪機曰寂，槁木枯藤長息。中原軍馬總驅馳，一線斷，宴然安邊。香閨艷女，非凡才色，未許將軍為匹。一朝參透本來因，道體至終天無極。

右調《鵲橋仙》

說那平遠侯獻蛟，祖上原係外國，高祖時投順中華，世為邊將。先前哲宗初年，北兵南獵，召入京師，做個總兵之職。因他為人忠直，韜略熟爛，天建奇功，聖人封他為平遠侯，那平遠侯止有一子，生下的時節，臀上有一片青疵記，就名他為黑臀。後來見黑臀兩字不好看，就改為赫騰，取赫然騰達之意。那獻赫騰幼習武韜，不知文墨，十六歲時就身長一丈，腰大十圍，弓馬熟爛，膂力出眾；今已十八歲了，身體異常偉大，食量可比數人，真正是將門之子。有一匹好馬，名曰玉耳**狒狒**。那**狒狒**長有丈六，高有丈二，赫騰騎了上去，也把那馬腹壓到著地。若是坐轎，尋常轎兒也裝不下他的，他另制一乘駝骨大轎，必要八個健卒方纔扛得起，柏木轎杠也折了幾根。身軀如許，那褲襠裏面的這件東西也是忖度得出的了。他十六歲時，聖上命閣老李公與他聯姻。李公止有一女，未曾字人不敢違旨就許了他，也不知他如此放樣的身材，他就要做親，父親獻蛟聞知李小姐年方十四，嬌怯怯的，不堪承受，故遲了兩年。那獻赫騰一時不得成親，把那軍卒之妻時常弄殺了幾個。今年已一十八歲，朝廷拜他為都督之職。他於初冬光景，擇了吉日，必要與李小姐成親。那獻蛟登時發下舡隻，點起軍士八百名，一路軍中鼓吹，即到蘇州迎婚，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嫣然風韻自凝香，帝作良媒枉斷腸。

風雨催花盡飄落，來朝鶯語泣紅妝。

再說李小姐名素，字素芳。他因有夙根，原是禪僧出世，現此美人身說法。十歲時文墨精通，說甚麼班姬謝女，也自可言邁唐人；詩詞歌賦，比吳媛姝更覺高古。美貌雖則兩般，然各有妙處，比較起來，不相上下。自十四歲錯配了對頭，他外面雖則喜歡，心中卻有無窮愁恨，故有辭世之想。雖不去親拜禪師，卻把那臨濟曹洞傳下來的銘錄，並那些公案細細靜參，默坐一室，日夕焚修，丫鬟也不許放他進門，窗洞裏進了兩餐，終日在內看經念佛。

到了十月十五，忽然出了繡房，仰觀明月，見了星月皎潔，忽然一個火星當頭墜下，聲如雷震，他頓然大悟，口裏咄哼一聲，念偈四句，道：

情本業根，才為愁使。

扯斷線根，情空業止。

偈畢，即把那平日做的詩詞歌賦，盡行焚化。那李小姐自從悟道之後，居止自異昔時。終日夢香躍坐，煮茗誦書。到了吉期，預先知道獻家要來娶親，是日香湯沐浴，換了素布衣服，拜別母親道：「孩兒奉事母親一十六年，如今夙緣已斷，今日就要永別了。」廖氏夫人道：「我兒好時好日，何出此不吉之言？即使遠嫁他方，少不得有相會之日。就是錯配對頭，也是前生業障，不可執滯，致生短見。」小姐道：「孩兒並非為此，母親也不必悲傷。孩兒因心厭塵寰性喜禪寂，要回首西去了。」夫人道：「這是再使不得的！我兒切不可如此，教我作娘的靠著何人？」小姐道：「母親請寬心，這是數該如此，孩兒也作不得主的。」夫人恐小姐短見寸步不離，同坐香房之內。祇聽見外邊鼓樂喧闐，迎娶新人的已在中堂了。丫頭進房報稟夫人，夫人驚喜交集，隨吩咐管家出去接待來人，又叫丫頭陪伴了小姐，自己出房去料理一應送嫁之事。夫人纔出房，小姐即去抄膝坐了，瞑然合眼。丫頭祇道小姐睡去，不在心上，猷猷的也坐在小姐身邊。祇聽見堂中笙簫鼓樂，賓相念動上轎詩句，催請再三。夫人仍走到房中，催促女兒上轎，祇見安然不動，仔細一摸，已是冰冷無氣的了。夫人哭倒在地，半日蘇醒轉來。迎親眾人，也曉得小姐坐化去了，多擠進去觀看。祇見玉色如生春容不改。眾人歎息而去，報知獻家。這裏請僧入殮。有詩為證：

盡道婚姻是夙緣，不知冤債苦相纏。

相思總是前生業，斷卻情腸離恨天。